

百姓记事 我家的“云祭扫”

◆ 马海霞

今年我们配合疫情防控,准备清明施行云祭扫。公公听后立马搬出了族谱,说,这个倡议好,今年我们家就读族谱“祭奠祖先”。

我们家分支多,又四散各地,族谱修缮经历了几代人,最后在公公这代才最终落实下来。公公是族谱修缮的参与者,当年为了修缮族谱他自己出资跑了好几个省,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才修缮完成。

我们这些晚辈当时特别不理解,族谱意义何在,现在的人各自忙各自生活,即便在一个村子住着,五服以内的人有的都不认识。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古今一样的道理。

每当我们吐槽起族谱,公公都气得吹胡子瞪眼,人不知道来处,就是忘本。

清明节还未到,公公已经开始家里推广家谱“云”祭扫了。从家族发源、发展以及流布历史开始讲起,原来我们家族在汉代还是名门望族,东汉时已有家乘谱牒。公公指着族谱给我们讲述,家族里历朝历代的名人,有的官居高位,有的才高八斗,远的不说,就是清末家族里还出过一位举人。公公打开了话匣子便刹不住了,祖父有一年逃荒逃到外省,路遇土匪,被捆到山上逼他入伙,祖父报上籍贯姓氏后,一个土匪头问,你们家族可出过举人?祖父忙回答出同族举人的名字,土匪头立马上前给祖父松绑,并好酒好菜招待一番,临走还给了些干粮盘缠,让祖父回家。

原来祖上的这位举人是位清官,在土匪头的家乡做过县令,深受百姓爱戴。公公说,家族出一个好人可以恩泽同族甚至几代人。我们家族还出过民族英雄,抗击日寇牺牲的烈士。新中国成立后还出过一位全国劳动模范,接受过毛主席接见。公公提起这些,脸上掩饰不住自豪感和荣誉感,其实这些人并非我们近支,但公公说往上倒几代都是一个祖先。

公公的一位堂兄是大学教授,可公公很少提及,公公说,他虽然学术上成就斐然,但人品不佳,不孝顺父母,不善待弟妹,瞧不起乡亲,这样的人即便血缘再近,再有成就也不值得后辈学习。

公公说,修族谱时,他特意提出将一位普通长辈的事迹记录了上去,此长辈智商不高,一辈子未婚,但为人特别厚道,街坊四邻谁家活计他也搭把手,饥荒之年,把自己的口粮省下来送给小孩子吃。他一生短暂,五十岁便去世了。但每年扫墓时,大家都要去他的墓地祭拜一下。今年的云祭扫,公公特意讲起了他的故事,小人物小事件却也闪现人性光芒,值得后人学习和怀念。

最后公公还特意讲起了今年“疫”线牺牲的医护人员,国家不会忘记他们,人民也不会忘记他们,他们是我们这个大家庭里的亲人,值得我们永远追思、学习和敬仰。

以往清明,扫墓只是一种对逝者追思的仪式而已,今年这场特殊的老家祭扫,却让我走进了“大家”“小家”里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学习他们之长,规避短处,做一个让后人提起时竖大拇指的人,才不枉人世走一遭。

朝花夕拾

犹记惊鸿照影来

◆ 王留强

人不忍释卷。她今天就要来了,这个机会千载难逢,我岂能放过。整整一个下午,我都处于一种极亢奋的状态之中。

晚八时许,我换上便服以助手身份随何明登上了新疆电视台来接我们的工作车。当我们赶到地窝铺国际机场候机厅时,王洛宾先生已先期到达了,七八个小朋友围在他身旁,正唧唧呀呀地唱着新疆民歌,王洛宾先生有节奏地左右摇晃着打着拍子。王洛宾先生是国内乃至东南亚都极负盛名的作曲家,他的《青春舞曲》《在那遥远的地方》《玛依拉》《半个月亮爬上来》等作品脍炙人口,传唱久远。三毛这次赴疆,一是对王洛宾先生的传奇一生进行采访写传记,二是代为转交台北一家杂志社付给王洛宾先生的稿酬。

边城的寒气来得较早,原定十点到达的班机,直到零点多才从天空传来声音。当航班信息播报终于传来准确消息,当波音飞机的滑翔之声鸣响整个候机大厅时,我们接机的一干人马即刻起身,在王洛宾先生的带领下,快步奔向停机坪。

飞机稳稳地停在指定机位上,摄影灯将舷梯照射得如同白昼,机舱里

的乘客开始沿梯而下,但许久不见三毛的身影。王洛宾先生显然有些心急了,只见他精神一振,蹬蹬蹬就攀着舷梯上去了。不一会儿,机舱门口,出现了王洛宾先生和三毛的身影。此时镁光灯闪烁,小朋友们挥舞着鲜花齐声呼喊声欢迎声,给初秋的寒夜增添了无限暖意。

三毛身着牛仔衣,背着行囊,挽着王洛宾先生的手,在舷梯上向我们招手致意。三毛披肩的瀑发簇拥着坦然无虑的笑容,与洛宾先生从舷梯上缓缓走下来,一下子站在我们中间。两个小朋友把鲜花送到三毛手里,我趋前几步,顺手接过了三毛那只游历了多年的牛仔行囊,三毛连声地向我道谢,我微笑着向她点头致意。在鲜花和欢呼声中,我紧随洛宾先生和三毛身后,依次进入了机场休息室。

三毛同洛宾先生近坐于长条沙发上,一个浓浓的台北腔,一个沙沙的西北话,叙往话今,相互传递交流着,俨然久别重逢的父女。待人员到齐,我们按照潘涛导演的指令,三毛挽着洛宾先生站在我们中间,留下了进疆的第一张照片。稍事休息,依照洛宾先生的安排,洛宾先生的车辆载着三毛先行,电视台

的车辆随后,直到市区幸福路接近洛宾先生的家时我们才分手。

由于是私人拜访,三毛在新疆的十多天里,当地新闻媒体一直没有报道。几天后三毛接到母亲病危的电传,就匆匆离去。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三毛和洛宾先生第二次见面,第一次见面是同年的4月,三毛去新疆旅行,当时两人只有短暂的交流。

1991年1月,也就是三毛离开新疆四个月后,从报纸上传来了她别世的消息。48岁的浪漫才女香消玉殒。当时,我哀伤而又痛惜,一个平易善良走遍万水千山的奇女子,为什么在功成名就、光灿绚丽时会走向冥冥不归宿。“重读你流动的文字,重读你端庄的身姿,我清然泪下,悄然用无尽的怀念编织一个伤感的花环,寄往台北。”此后,我写了篇短文《你不该匆匆离去》,发在当地报纸上,算是对三毛最深切的怀念。

又是一年清明节,又是一场细雨来。忆起与三毛那一面之缘,感慨万端。人生若一粒沙随处流逝,如一片云飘浮无常,我们除了百倍珍爱自己的生命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让短暂的生命发出真正的光亮。



红雨随心翻作浪 青山着意化爲桥(书法) 韩和(10岁)

最是难忘

◆ 张慧敏

生命中真正影响过你、疼爱过你的人,总会在某一个时刻猝不及防地跳出来,如火花闪现般走到你的面前。此刻,我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贪玩、爱吃。

外婆经常会变魔术一样,拿出一些好吃的给我,苹果、酸杏、青枣,还有涩得嘴发麻的柿子。外婆的水果和零食,喂大了我的童年,童年的酸甜苦辣、多滋多味就是从那时影响我的,原来除了馒头、稀饭、米饭、黄瓜、豆角,还有这么多可以吃的。

在物质相对贫乏的年代,在苏北那个小村庄,这些可能是外婆很不容易攒下来的,甚至是用家里不多的鸡蛋换的。尤记得小时候嘴太馋,等不得青枣成熟,天天惦记门口枣树上那不成熟的枣子,总忍不住要去尝尝熟了没?生枣子吃起来木木的、涩涩的,外婆怕我吃坏了胃,会把枣子煮熟了再让吃。此刻,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那一碗热气腾腾、冒着香甜酸爽味道的枣子,新鲜、酸爽、软糯,空气也变得香甜起来。

外婆突然就走了,她小巧的个子,迈着裹足小脚,就像出远门串亲去了,就像上镇里的小街买糖果去了,就像一阵风一样,再也不见她回来了。带着我那么多的记忆,带着我的惦念,再也回不到我的身边。很奇怪的,我思念外婆时不会流泪,难过也就一会儿,反而是心里、眼里,周围的空气里都会变得香甜起来。

又是一年清明节,想起外婆,很多往日生活的片段浮现眼前,香甜的气息再度包围了我,我竟然生出了一丝幸福感。或许,无论是谁,有那么一位疼爱自己的亲人都会觉得幸福吧。

让人在此刻想起的还有我的婆婆,她也身材小巧,干活麻利。她在2015年11月神秘地离开了人世。

在一个暑假,我曾带着年幼的女儿回她西北的农家住过一段时间。有一天特热,树梢纹丝不动,我燥热得坐立不安。看我烦躁,婆婆带我出门,告诉我全村庄都没有风,只有一处土岗有。我半信半疑,当然更多是好奇,就跟着她去找风。果然,在一处土岗上,微风拂面清爽宜人。她说:你就站在我指的位置,别的地方都没有风,错开一步都不行!果然左一步也没有,右一步也没有,我惊讶地像看世外仙人一样看着婆婆。她站在不远处,露出笑脸,既慈祥,又意味深长。

那一幕老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她就是传说中的风之子?

今又清明,怀想起她们,我觉得有这么一个日子真好,可以让思念流淌成河,却又心怀幸福和感激。

新书架

《给孩子的古诗词》:感悟自然之灵和华章之美

◆ 田果

本书针对孩子成长特点,分列春夏秋冬四时景物,传统节日民俗,壮美山川鲜活自然以及天真烂漫童趣盎然等七大情境主题。精选李白、杜甫、白居易、柳永、李清照等60位著名诗人的112首传世名篇,让孩子能够将现实世界与文学世界完美贯通。触景生情,用唯美诗句抒发情感。读文解意,在古诗词中感悟自然之灵,华章之美。

腹有诗书气自华,古诗词不仅能让孩子出口成章,也能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自然而然地接受中华精髓文化的洗礼,浸润于典雅之间,

生成不一样的气度。该书所选诗词篇幅适中、朗朗上口、易于背诵。每首诗词配以标准朗读音节,一句一吟,韵律美与意象美浑然一体。专业的注释,帮助孩子快速准确理解诗词。译文及赏析将浓缩了汉语精华的古诗词铺展开来,深入浅出地启迪孩子的心灵。此外,每个作者均配以小传,帮助孩子了解作者生平,这也是在课堂学习中需要掌握的知识。一卷在手,即可全面提升孩子的语感、美感、想象力和阅读力。适合各年龄段孩子阅读及亲子共读,尽享无障碍阅读的乐趣。



祈愿(油画) 钟国友

小小说

我想抱抱你

◆ 贺敬涛

厨房,卧室,客厅,客厅,卧室,厨房。程晓申已经踱了六个来回,心神不宁、思忖再三,程晓申扭身坐在客厅沙发上,又摸出手机,海水一样的疫情信息扑面而来,铺天盖地快要把手机撑爆了,每一条信息都像是一枚炸弹,全国正在打一场大的疫情防控之战,而自己的妻子刘海燕也正战斗在白热化的阵地上。

疫情发生后,刘海燕主动报名到感染科的隔离病区,协助排查新冠肺炎病毒疑似病例。

大年廿九,海燕匆匆给晓申打了个电话,海燕说,县人民医院已经被作为扶护全县唯一一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诊治定点医院,海燕决定要参加县医院的防疫,2003年非典时期没有参加上,一直是心中遗憾,此次疫情这么重,作为一名白衣战士,使命与职责是所在,一定要上前线,她还是共产党员,在这紧急关头,不能当逃兵,海燕已经把交了申请书,临了,海燕顿了顿,“哎,晓申啊,你可一定要支持我!”

“晓申,晓申!”电话那头海燕在喊程晓申,晓申眨巴眨巴眼睛,嘟囔了一下,大声说:“全力支持!”

农历大年三十,是中国的传统除夕,可是今年的除夕注定让人们终生难忘。

除夕之夜,刘海燕和40多名医护人员一起在医院24小时守护在病房里,由于防疫要求,24小时需要守护在病房中,吃住都在防疫区,根本无法吃上新年的饺子。

“爸爸,你不是说今天要给妈妈包饺子吗?咱们开始吧。”9岁的女儿程诗雯欢快地喊着,一下把程晓申的思绪拉了回来。

女儿太想妈妈了,平常女儿还从没见过这么长时间离开过妈妈。“妈妈最爱吃饺子了!我要和爸爸一起包。”诗雯开心极了,腰上还系了一条小花围裙。

晓申早已经把饺子馅拌好,饺子

面也已经和好。

程晓申一边擀皮一边包,诗雯也开始包起饺子来,她用小手包好后,个个还捏了漂亮的花边。

锅里的水已经开了,晓申打开锅盖,女儿也在另一边看着爸爸下饺子。下好了饺子,捞起,诗雯早就拿来了保温桶,并且打开了盖。

小区门口几个戴红袖章的,拦住了父女俩,按照规定给二人测体温、登记。

县城的街道上很静,过去车水马龙的景象,全没了,繁华的都市好像是被一支无形的大手按下了暂停键。

进了医院,门口守得很严,依然是测体温、登记,工作人员为程晓申和程诗雯戴上消毒帽,并交代了注意事项,父女俩在工作人员带领下走到隔离区外。

连载



人一回头的工夫,奕奕就——

冯氏说到这里,不敢再言语,一个劲地画十字。奕奕道:“娘娘,杀这样的汉奸,有什么错?他害了多少好人?你放心,天主也不会怪罪你。”

冯氏一边说,一边连连摇头,画十字,嘴里念念有词。刘海燕苦笑,岔开了话头,道:“尸体也不能总放在这里,夫人若是同意,就把他们夫妻埋在一处吧。”冯氏

就算他是取了什么东西要走,来不及等我,也可以先不要要害,留住他,有个活口,也好问些情况。”奕奕登时勃然大怒:“你还好意思说?你冒险上街,去买东西祭奠汉奸,还不许我为国除害,杀一个男汉奸好吗?亏你还是个国军的上校,跟个女汉奸相好也就算了,难道还要放过这个男汉奸?原来民族大义对你来说,却也是跟鸡毛蒜皮一般!”

奕奕说着,把怀里一把枪拿出来,扔给刘海燕,道:“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正宗的南部四四式手枪,鬼子还逆特工专用的,还会有假吗?说完,便转身推门出去。刘海燕本就随口一说,并无多少责备之意,就有些出于关心,却被她一番话夹枪带棒,挤得对张口结舌。冯氏见奕奕出去,也不拦着,叹口气道:“话是这么讲,可总归也是条人命啊!小小年纪,虚岁才十七!几天工夫,杀了两个大活人——”

冯氏一边说,一边连连摇头,画十字,嘴里念念有词。刘海燕苦笑,岔开了话头,道:“尸体也不能总放在这里,夫人若是同意,就把他们夫妻埋在一处吧。”冯氏

便叹气点头,转身走开了。等一切收拾停当,已是入夜时分。刘海燕点了一把纸钱,点上几柱线香,双手合十默念。冯氏在一旁画十字,奕奕揣了手,又是冷笑:“我说这位赵教友,你到底是信天主呢,还是信玉皇大帝?明明见过你画十字的,怎么还拜上了?”

刘海燕跟奕奕相处两天,早听烦了她讥讽揶揄,当下也不答话,只是静静地站着。奕奕继续口无遮拦道:“我还真有点佩服你了,果然是心胸宽广,竟还能给这俩汉奸好挖坑埋在一起,一只狼,一只狐狸,这就叫狼狈为奸吗?”

冯氏一直皱眉听着,实在忍不住了,道:“住口!死者为大,不管她以前如何,不许再说了!”

冯氏顾不得再搭理奕奕,紧走两步,来在刘海燕身边,低声抱歉道:“赵科长,我们家小娘年幼,嘴里没个把门的,不够得体之处,还望长官别跟她计较。等脱险离境,我一定要她父亲好好责罚她!”

刘海燕又无声地站了好久,直到天色彻底黑了,整个县城都安静下来。

死者为大——死都已经死了,就算挫骨扬灰,又有什么用呢?奕奕小姐,你还小,男女之情对你来说,还遥远得很,我知道她是个汉奸,可她跟汉两情相悦之际,我便只晓得她是个女人,抗日如何?汉奸又如何?眼下乱世如此,命如同蚂蚁般可怜,能有一个相爱的男人,能在一时半刻中彼此慰藉,只言片语间相互取暖,什么民族大义、同仇敌忾的话,谁又能想得起来呢?”

“赵长官!”冯氏涨红了脸,蹙眉道:“奕奕还小,赵长官斟酌言辞!”说着又转向奕奕,厉声道:“小姐,怕是该回房歇息了吧?”

奕奕虽性子泼辣无赖,看似奔放无羁,却总归是大学里秀气的路子,自幼家教谨严,上学的教会的女中,年纪又小,哪里听过这么长篇大论男女之情的?一时听得冯氏人神,心中正撞鹿似的不安,被冯氏蓦地一语,登时脸红滴血,遽然转身,快步逃也似的走开。冯氏叹气,又屈服对刘海燕行了个礼,歉意地一笑,也跟着奕奕去了。

刘海燕又无声地站了好久,直到天色彻底黑了,整个县城都安静下来。